



世界文學名著

騎 隊

科 華 德 著
殷 作 楨 譯

CAVALCADE

By
NOEL COWARD

Translated by
YIN TSO CHÊNG

世界文學名著

騎

隊

登場人物

- | | |
|------------|-------------|
| 愛地司 | 愛倫 |
| 花妮白利琪司（小孩） | 白利琪司 |
| 花妮白利琪司（成人） | 愛德華馬利奧特（小孩） |
| 馬茄萊哈利司 | 喬夷馬利奧特 |
| 施南伯夫人 | 愛地司哈利司 |
| 廚子 | 愛德華（成人） |
| 安尼 | 喬夷 |
| 花蘿格林喬 | |
| 佐治格林喬 | |
| 美拉白麗 | |
| 海軍少佐愛德加 | |
| 湯姆喬利 | |

亞達（可愛的玫瑰花）

台賽台逢

馬利翁克里司德

倪塔萊克（鋼琴手）

康妮克勞射

梯姆陪特門

陶格拉司芬

馬里脫公爵（矮而胖）

第一婦人

第二婦人

喬治叔叔

田克叔叔

格萊甜絲（客廳侍女）

第一部

- 第一景 客廳。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卅一日，星期日。
- 第二景 船旁。一九〇〇年正月廿七日，星期六。
- 第三景 客廳。一九〇〇年五月十八日，星期五。
- 第四景 劇場。一九〇〇年五月十八日，星期五。
- 第五景 廚房。一九〇一年正月廿一日，星期一。
- 第六景 公園。一九〇一年正月廿七日，星期日。
- 第七景 客廳。一九〇一年二月初二日，星期六。
- 第八景 舞廳。一九〇三年五月十四日，星期四。

第二部

- 第一景 茶室。一九〇六年六月十六日，星期六。
- 第二景 馬路。一九〇六年六月十六日，星期六。
- 第三景 飯店。一九〇九年三月初十日，星期三。
- 第四景 海濱。一九一〇年七月廿五日，星期一。
- 第五景 船上。一九一二年四月十四日，星期日。
- 第六景 客廳。一九一四年八月初四日，星期二。
- 第七景 行軍。一九一四——一九一五——一九一六——一九一七——一九一八。
- 第八景 飯店。一九一八年十月廿二日，星期二。
- 第九景 車站。一九一八年十月廿二日，星期二。
- 第十景 客廳。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星期一。
- 第十一景 特拉法加街上。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星期一。

第三部

第一景 客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卅一日，星期二。

第二景 夜會。一九三〇年，星期二。

第一部

在第一景與第二景，第二景與第三景，第三景與第四景的中間，當燈光暗淡的時候，聽到賣報的小孩子在嚷着最後的消息。

第一景

人物——一八九九年：

金妮馬利奧特（三十一歲）

羅勃馬利奧特（三十五歲）

愛倫（二十五歲）

佈景：

白利琪司（四十歲）

倫敦住家的客廳。客廳裝飾得很縹緞，具有時代的風味。後有二窗，窗前各有一座小洋台。除了這必須的構造以外，其餘的裝飾與器具可由設計者去考慮。

時間：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卅一日，星期日，大約下午十一時四十五分。幕啓，客廳侍女愛倫坐在桌旁用着不豐的晚餐，僅有夾肉麵包與糕餅。她是一位好看的廿五歲的女人。

總管白利琪司上，拿着冰桶裏的一瓶香檳酒。他的年紀比愛倫大，大約四十歲，有着灰色的頭髮。

愛倫 他們可不要香檳酒了，如果他們已經喝了熱的甜酒。你說他們可是的？

白利琪司 你不知道。最好是平安無事。

愛倫 你來了廚子怎樣？

白利琪司 在廚房裏跑圈子，像一隻貓在鐵鍋上跑。不錯，新年節夜降臨到她的頭上了。

愛倫 她老是這末奇怪的，她說自己覺得好像什末都完了。我也覺得這樣。

白利琪司 別再說那些了。

愛倫 啊，亞爾弗萊德！

白利琪司 什末？

愛倫 當你走的時候，我可不能想那將怎末了。

白利琪司 唔，不。

愛倫 我不能想。

白利琪司 煩惱你自己是沒有用的。想想太太，想想別的老婆。你是和她們一樣的。

愛倫 你沒有被徵當兵。

白利琪司 那可沒有什末關係。現在我是

一個兵了。

愛倫 如果你發生了什末事，那我和花妮
怎末辦呢？

白利琪司 （把手放在愛倫的肩上）看
這兒，老少女，我倆結婚是好是壞，你說？

愛倫 是的，可是——

白利琪司 唔，如果是壞的，那壞處真多，可
是，如果是好的——

愛倫 那好處真多——是的，這是美滿的
舒服的命運。

白利琪司 你看太太，開頭她的兄弟去了，
現在她的丈夫也去了，兩個長大了的小

孩子看着他去。

愛倫 無論如何，戰爭是爲什末的？沒有人
須要戰爭。

白利琪司 我們時常有戰爭，這證明我們
是絕頂的狗——

愛倫 這次戰爭可似乎不能證明了。

白利琪司 你怎末能說坐在家裏是平安
的呢？你怎末能說我們的勇敢的孩子在

頂黑暗的非洲受傷，爲了他們的女皇和
國家而流生命之血呢？

愛倫 在倫敦畫報上看起來，非洲真是美
麗極了。

白利琪司 如果今天晚上不是新年節夜，

我就得冒火了，真的，這是事實。

愛倫 唔，那不止一次了。你最好去拿熱的

甜酒來，他們一會兒就要來了。

白利琪司 你注意我的話，愛倫！如果我們

不出去，給他們這些南非洲的土人知道

了，他們馬上就會來復仇，大屠殺。

愛倫 啊，去吧！

（白利琪司下）

（愛倫把吃完的少許麵包放在桌上，走

到窗旁，開窗拉帘。）

（金妮馬利奧特上。他是一位美麗的婦

人，約有三十一歲，穿一件晚服和斗篷。）

（金妮的丈夫羅勃跟着上。他較老，年約

三十五，也穿晚服。）

金妮 （脫下斗篷）我以為我們不能依

時到了。我想那個馬車夫一定酒醉了，羅

勃。這桌子是怎末好看呀，愛倫。那些花兒

是那兒來的？

愛倫 太太！是白利琪司和我兩個用了極

大的希望拿來的，我可相信。

金妮 謝謝你，愛倫，真的多謝你。

羅勃 美意美意，愛倫，謝謝你們兩個。

愛倫 一點兒也不必，先生——那是——

那是快樂，真的。

（愛倫從這充滿着尊敬之窘迫的房中

退出）

（金妮對羅勃微笑）

金妮 連小事情都這末好好的處理着，可

不是嗎？我覺得我要叫幾滴溫和的眼淚

作為新世紀的先驅。

羅勃 是的，用所有的法子，親愛的：今天晚

上是很感傷的。

金妮 只有我們兩個說，『平安，再會。』

羅勃 不，還沒有到再會的時候。

金妮 快到了——可怕地快到了。

羅勃 在吃飯的時候，你看起來是多末的

美麗呀！

金妮 我嗎，羅勃？

羅勃 現在，你看起來是多末的美麗呀！

金妮 我嗎，羅勃？

羅勃 我希望你只穿那件衣服，真的。很迷

人的。

金妮 是的，羅勃。

羅勃 而且你頭髮上的那個裝飾品。

金妮 是的，羅勃。

羅勃 這就是我親熱地愛你的事實。

金妮 這末久，你怎末能夠呢？

羅勃 也許你是厭煩的壞性情的，真的，可
是我不知道。

金妮 也許。

羅勃 唔，現在太遲了。我愛你是愛習慣了。
我不知道真實。

金妮 我願知道小孩子有沒有睡着。

羅勃 正在發出鼾聲，我希望。

金妮 啊，不，羅勃，不是鼾聲。哈利遜醫生說，
他們兩個都有喉核。

羅勃 從他們的母親那兒遺傳來的，親愛的。
在這世界上，你有頂美的喉核。

金妮 你總是很滑稽的，羅勃。這使得我稍

微有點兒感動，現在該是莊重的時候。你
酒醉了，你似乎討厭？

羅勃 討厭？

金妮 （突然地跑進他的兩臂）啊，我親
愛的，我親愛的，爲什末你一定要離開我？
我將失掉你了。

羅勃 （微笑地熱情地抱住她）號角響
了，親愛的，牠傳集步兵騎兵和水兵——
『大不列顛人不，不，不會變做奴隸。』

金妮 別煩惱我——別說那些。那和南非
洲的土人有什末關係？——沒有什末關
係，實在的。

羅勃 (嚴肅地) 和傑姆有關係, 不是嗎?

他已經在那兒。

金妮 是的,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

羅勃 但是什末?

金妮 (離開他的懷抱) 我抱歉得很, 親愛的。我差不多做錯了。

羅勃 你不能做錯。

金妮 (輕輕的) 如果他還活着, 如果你看到他, 你說我愛他。

羅勃 當然活着。他們都活着。他們一定快要得救了。

金妮 每個人都這末說了幾個星期了。

羅勃 倍敦拍韋爾是一個好人。

金妮 戰爭將支持多久, 我說?

羅勃 不能多過幾個月。

金妮 也許你還沒有到那兒, 戰爭就過去

了。

羅勃 也許。

金妮 我以為你是憎恨戰爭的, 你不嗎?

羅勃 恨極了。

金妮 爲了一樁事情謝謝上帝。小孩子太年輕了, 他們不要戰爭。給他們和平和幸福吧。啊, 祈禱上帝, 時常給他們和平幸福吧。

(她倚窗外望)

(白利琪司帶着一碗甜酒上，愛倫跟在後面，拿着一個托盤，盤上有酒杯杏仁和葡萄乾)

白利琪司 開始吧！先生。現在剛剛十二點

鐘。

羅勃 快把窗子打開。

(羅勃從白利琪司那兒取過甜酒來，斟滿兩杯。)

(白利琪司大大地打開窗子)

(從窗外能夠聽到汽筒的響亮聲和鐘鈴的鏗鏘聲。)

(愛倫與白利琪司將下)

金妮 (突然地) 別走，和我們一塊兒喝，不嗎？羅勃，再來兩杯。

白利琪司 多謝你，太太。

愛倫 謝謝你，太太。

羅勃 (斟給他們兩杯甜酒) 這兒是你們的，金妮，愛倫，白利琪司，一九〇〇年

——一九〇〇年。

金妮 一九〇〇年。

愛倫與白利琪司 (同聲) 一九〇〇年。

(突然地，金妮聽到樓上有聲音，她連忙放下她的酒杯。)

(金妮跑出房間)

愛倫 好像主人喬夷的聲音。

羅勃 (走向門旁去叫金妮) 最親愛的，帶他們下來，帶他們兩個下來。(慢慢地踱回房來，微笑。) 二十世紀是怎樣非常無禮的來驚醒小孩子呀!

(鐘聲汽筒聲漸漸響亮，舞台燈暗。)

第二景

人物：

羅勃

金妮

愛倫

白利琪司

佈景： 船旁

時間： 一九〇〇年正月廿七日，星期六，正

午十二時。在歡衆看明舞臺之先，於舞臺

後面左方，白利琪司與愛倫出現在光圈

裏。白利琪司穿着帝國義勇軍的制服。愛

倫華麗地打扮着，但是正在哭着。

白利琪司 勇敢些，老婦人。

愛倫 啊，亞爾弗萊德，亞爾弗萊德，我的心

碎了。

白利琪司 那兒，那兒——我就回來——

你看。

愛倫 我不能受。

白利琪司 想想太太——你得學她，你知道。

道。

愛倫 除了想到你出發在他們那些可怕的

的南非洲土人當中，把你的心流在戰場

上以外，我什末也不能想。

白利琪司 真是愉快的情景，我說。

愛倫 那末，花妮就沒有父親了，我也永生

守寡了。

白利琪司 你瘋了，你知道。花妮很好，你也

好，我也好。她很好，當我吻她說再會的時候。

看她笑了，喂？

愛倫 她不是笑。她太小了，她不懂。

白利琪司 都很好，我說。我能夠使你微笑，

現在你說。

愛倫 好的——我試試瞧。

白利琪司 那就是一個少女了——（他

吻她）

（燈光暗淡，輪船汽筒大鳴。）

（在舞臺後面右方，羅勃與金妮出現在

光圈裏）

羅勃穿着帝國義勇軍軍官的制服，金妮

素靜地打扮着）

羅勃 我想我最好上船去。

金妮 來得太遲了，是不是——這時候？

羅勃 你得非常勇敢，是嗎？

金妮 當心你自己，我的最親愛的。

羅勃 我大概會暈船。

金妮 盡可能的躺平些。

羅勃 我試着記住。

金妮 白利琪司會照顧你的。

羅勃 也許他也得躺平些呢。

金妮 你別因為我看你走了不快活起來，

你也煩惱起來。我將使得我自己很忙。白

郎敦太太將在二月裏組織一個大規模

的救濟賑款機關，她要我去幫她的忙，還

有許多別的事情幹。除了僅很值得誇耀

的以外，我決不化時間去思索任何事情。

羅勃 任何時候有可能，我就寫信給你，打

電報給你。

(暫停)

金妮 可怕，是不是？

羅勃 我真的要走了。

金妮 不再等一會兒嗎？

羅勃 現在我再吻你一次，於是我需要你走

開，繼續談下去，這樣你就不會確實的看

見我離開你了。

金妮 (喘息的聲音) 很好，我親愛的。

(羅勃深長地吻她)

(轉身走開，很快地談着) 愛德華和喬夷也急急乎要來，可是我快活，我真的沒有帶着他們來。喬夷很容易興奮過度，無論如何，他有了很壞的傷風。愛德華能夠來，我想，真的，可是那太可怕地使得喬夷煩惱了，把他獨個兒丟下。留心你自己，我的親愛的——你不再在這兒了，所以我能夠不快活一點兒——當我說喬夷興奮過度的時候，我覺得你去了——羅勃

——羅勃——

(羅勃在周圍的黑暗中消滅了。當她轉

身走開的時候，燈光亮起，羅勃穿過人羣到輪船的出入處。白利琪司在等着他，他們兩個一同上船。金妮走到愛倫身旁，愛倫正在悲咽，金妮用手臂挽着她。人羣粗野地歡呼着，雖然有些母親愛人以及老婆是在哭着。)

(輪船的汽筒一聲短叫)

(音樂隊奏着『女皇之軍』)

(輪船甲板上排列着搖浪的兵士)

(輪船出入處拉開，漸漸地輪船開始移動。)

(燈暗)

第三景

人物：

金妮馬利奧特

馬茄萊哈利司

愛地司哈利司（十歲）

愛德華（十二歲）

喬夷（八歲）

愛倫

佈景：
與第一景同

時間：一九〇〇年五月十八日，星期五，大

約下午五時。燈亮，愛德華和喬夷以及愛

地司哈利司在作兵戲。愛德華十二歲，喬

夷八歲，愛地司哈利司十歲。

喬夷（放礮）砰——砰，砰，砰。

愛地司（發尖銳聲）啊——啊，親愛的！

愛德華 多少？

愛地司 七個。

愛德華（短截）好！你最好退却。

愛地司 我可不知道怎末退却。

喬夷 我打將再放了。

愛地司 我希望你別放。我只剩十四個了。

喬夷（喊着）砰，砰，砰！骯髒的老克魯革

——骯髒的老克魯革——（克魯革

Stephanus Johannes Paul Kruger

(1895-1904)乃南非共和國之政治家，

曾任四度大統領——譯者)

愛德華 停住！沒有命令你怎敢開火。

喬夷 (敬禮) 抱歉得很，步兵。

愛地司 愛德華。

愛德華 什末？

愛地司 我得老是當南非洲土人嗎？

愛德華 是的。

愛地司 爲什末？

喬夷 因爲你是一個女孩子——僅只是

一個女孩子。砰砰，！

愛地司 (用她的大礮和軍火來應戰) 我

得教訓你，你是小豬，砰砰，！那兒！——

(愛地司把大礮突進喬夷的陣營，大約

消滅了五十個兵。)

喬夷 (喊着) 不老實，不老實！

愛德華 靜些。愛地司，那是欺騙。

愛地司 (哭) 我討厭當南非洲土人——

我不再當南非洲土人了，永世也不當了！

(門開)

(金妮上，煩惱，神經質。)

(馬茄萊哈利司隨着金妮上。她是一個

年約三十，穿得很漂亮的婦人。)

金妮 小孩子，你們爲什末這樣吵鬧？我聽

到你們是在那兒廳堂裏的。愛地司。什末事？喬夷，靜些。

愛德華 愛地司不喜歡當南非洲土人

——她反抗。

金妮 我也這末想。

喬夷 砰砰，砰砰！

（喬夷把愛地司的大礮拋回給她，並且打中她的膝頭。）

（愛地司痛號）

（金妮重重地打喬夷一個巴掌）

金妮 你真是一個惡作劇的小孩子。馬上上樓去。

（馬茄萊上前安慰愛地司）

馬茄萊 愛地司，別嚷——不見得這末痛。

金妮 我不能受。你們都滾開。愛德華，把喬夷帶走。

愛德華 對不住，媽。

金妮 除了當兵以外，你們就不能玩別的遊戲嗎？當兵——我傷你，你傷我——你殺我，我殺你。滾開——滾開——滾開——滾開——滾開。

（馬茄萊覺得金妮神經異樣，便忙叫三個小孩子出去。）

馬茄萊 你們一齊出去。愛地司，你這末嚷

着，我真替你難爲情。總只一點兒傷痕，快上樓去叫媽子給你敷上一些藥。現在一齊去。

（愛地司，愛德華，和喬夷下。）

（馬茄萊關上門，回到金妮身旁）

（金妮在鏡前厭倦地脫下她的帽子）

（街上的琵琶琴奏着『女皇之軍』）

金妮 什末地方也不能逃避。在那兒？

馬茄萊 我可給他一些東西嗎？

金妮 叫他走開。

（馬茄萊走到窗外的小洋臺上去）

馬茄萊 嘿！嘿！

（琴聲停止）

你可喜歡到馬路的那邊去一點兒？（拋出一些錢，回到室中）他去了。坐下，親愛的金妮，你已經站了整個下午了。

金妮 （坐下）這幾天就不能過去嗎？

（琴聲再起，但已稍遠了。）

馬茄萊 報紙就要來了。

金妮 我可相信自己再也不看報紙了。

馬茄萊 別失望，金妮。失望是傻的。你得勇敢些。

金妮 如果事情知道啦，事情一定啦，那就比較容易勇敢些。這末長時期的疑惑，好

幾個痛苦的，痛苦的星期等待着，可真可怕呀。世界上我頂愛的兩個人就這末遠的離開了我，爲我的愛所及不到，或許已經受傷了——可怕呀，可怕呀——

馬茄萊 幾天以後馬弗京就得解救了，報紙上都這末說。

金妮 報紙上這末說着幾個月了——同時傑姆漸漸的死在那兒了，飢餓，疾病，恐怖。我不能想，同時可又不能不想，夜裏我醒了起來，看見他的臉兒，和他當小孩子的時候一個樣兒。他有值得敬畏的勇氣，我的小兄弟，而且對我是非常親愛的。

（情不自禁，不能自持）

（愛倫拿茶上。她放茶桌上，有所詢問地看着馬茄萊。）

（馬茄萊搖着頭）

馬茄萊 還沒有消息，愛倫。我們在邸第的外面站了幾個鐘頭，然後到弗里脫街的報館。

愛倫 （向金妮）這兒有着一杯好茶，太太，牠會使你覺得好些。

金妮 謝謝你，愛倫。

愛倫 實在沒有理由叫主人煩惱，太太，他很好。我也很關心的。你知道，我的亞爾弗

萊是隨着他的，如果隨便那一個發生了事情，我們準會接到一個人的信的。你可知道我的意思？

金妮 你也得很可怕的煩惱着呀，愛倫。

愛倫 唔，我也時常煩惱，可是我對我自己說——沒有消息是好的，什末事情都是一定的。你不相信那將怎樣的使我愉快。

(愛倫下)

馬茄萊 可憐的愛倫！

(一個賣報的小孩子嚷着跑過)

金妮 (跳起來) 快快給我半個辨士。

(忙跑到窗外洋臺上倚着) 什末，愛倫

——什末？

(愛倫明白地回答) 『沒有什末，』金妮厭倦地轉來。

愛倫像電閃似的走上那些平的梯子，時常有一個賣報的小孩子從這兒經過。沒有消息是好的，什末事情都是一定的。啊，上帝呀！

(馬茄萊決心地站了起來)

馬茄萊 看這兒，金妮。現在我要走了，七點

一刻回來。

金妮 七點一刻——爲什末？

馬茄萊 我們預備上一家飯店去吃飯，吃

過飯上劇場。

金妮 飯店，劇場！我不能！

馬茄萊 你得去，你得去——一個人坐在

家裏煩惱是沒有意思的，也做不出什末

好的來。羅尼傑姆司會來帶我們去，如果

他不能來，我們就自己去，我不怕人家說

話。我們得去快樂一下——他們說『美

拉白麗』很好。

金妮 我不能，馬茄萊——你是很快活的，

我可真的不能。

馬茄萊 現在我回家洗個澡，穿上我那件

有紅色鳳尾草的新時裝，七點一刻就來。

金妮 馬茄萊——不，真的，我——

馬茄萊 （吻金妮）別說啦——聽我的

話。

金妮 我可沒有衣服穿。

馬茄萊 瞎說！你有那件藍的珍貴的衣服。

如果不穿那件，就穿上你的禮服，插上羽

毛，和所有的一切。

金妮 馬茄萊，別這末傻啦。

馬茄萊 我說這——這是姿勢呀。羅勃和

傑姆是不高興你哭的。他們很勇敢，頂好

我們也得勇敢些。我們預備在皇家咖啡

店吃飯。

金妮 馬茄萊。

馬茄萊 準備，七點一刻。

(馬茄萊下)

(金妮上前呼叫馬茄萊，接着退回坐在椅子上。)

(突然地另一琵琶琴直接在窗下奏起

『女皇之軍』)

(金妮跳起來跑向窗旁)

金妮 (在洋臺上) 奏下去——奏響些

——奏響些！女皇的軍隊——爲了女皇受傷，打死，受苦奏響些，奏響些！)

(她回到室中，遏斯的里地大笑，把小

孩子玩的兵具在全室中亂踢着，最後狂哭着傾倒在沙發上。)

(燈暗)

第四景

人物：
金妮

馬茄萊

美拉白麗

亞達

愛德加

湯姆喬利

六個帝國義勇軍的少女

歌唱隊

舞臺監督

佈景： 劇場

時間： 一九〇〇年五月十八日，星期五，下

午九時。

在燈光明亮之先，斑光照着金妮與馬茄，
她倆穿着晚服和斗篷，坐在左面的包
廂裏。燈亮，我們可以看見她倆正在觀看
這時代的一曲典型的音樂喜劇。

體態豐潤的少女正在合唱『帝國義勇
軍的少女』，她們都傾斜地穿着帝國義
勇軍的制服。

我們是帝國義勇軍的女孩，

四個人一行，一二三。

我們是如此的勇敢，

南非洲土人就不很喜歡，

當我們追着他們經過那曠野，

而且教訓他們兩個土人。

我們是帝國義勇軍的女孩，

我們出來遊樂，

我們的制服是如此的驚人，

我們立刻叫克魯革跑開了，

我們帝國義勇軍的女孩。

(舞臺上是村景，有着很多的蘋果樹花。女孩們唱完了歌下。)

(女主角美拉白麗上。她本是一位公主，但假裝一個鄉女，爲的是要找到一個年輕人來愛她。她的服裝華麗，但稍不合於做手工。)

(在舞臺後面她遇到了海軍少佐愛德加，他是一個愚笨的少年，有着很好的高音。)

愛德加 (敬禮) 我們又遇到了。

美拉白麗 (致敬) 是的，的確。

愛德加 在這個小小的鄉村裏，僅有的美

女也得永遠躲藏起來，這似乎是罪惡。

美拉白麗 諂媚者!

愛德加 不，我是那末說的。

美拉白麗 你是水兵，先生，我從水兵們那兒知道的。

愛德加 他們告訴你什麼?

美拉白麗 他們說水兵會變心的，當他們愛上了一個女的，他們就航海去了，孤單單的丟下她一個人。

愛德加 你相信嗎?

美拉白麗 我不知道。

愛德加 是親愛的，最親愛的美拉白麗

——我的心是在你的腳下。

美拉白麗 (愉快) 把牠拾起來，先生，把牠拾起來。

愛德加 啊，別拿我開心吧。瞧我的眼睛

——你沒有看見愛火在那兒照耀嗎？

美拉白麗 我懂愛。

愛德加 讓我來教你。

美拉白麗 我懂人生。

美拉白麗舞曲

我夢中的愛人

她 我是一個簡陋的鄉女，

正如任何花卉那末的潔白。

偉大的世界從我身旁經過，

可沒個愛人來到我的臥房羞羞地向

我問候。

他 啊，別這末說！

你這種純潔迷惑了我：

我得和你一同消磨那愉快的時日。

她 春天充滿了我的心，

啊，我將走向那兒去？

什末聲音似乎在說：

和慈地愛着，別讓他說你不知。

他 如果有了真愛給你，你別掉轉你的臉去。

她 這或許是空想的事，

因為春天只為愛人們而來的。

他 暫時生活着當心着，

恐怕愛情會孤獨地離開了我們。

同 啊，如果愛情會孤獨地離開了我們。

覆唱

她 我一生等待着，

那夢境的經過；

直到如今我才突然地發現了

我愛人他的形貌與臉兒。

不再哭泣不再遲疑，

命運已經把我送給你。

時間不能分離開

那些被愛永遠地束縛着的人們，我夢

中的愛人真的降臨。

他 我一生等待着，

她 我一生等待着，

他 那夢境的經過；

她 那夢境的經過；

他 直到如今我才突然地發現了

她 直到如今我才突然地發現了

他 我愛人她的形貌與臉兒。

她 我愛人他的形貌與臉兒。

他 不再哭泣不再遲疑，

她 不再哭泣不再遲疑，

他 命運已經把我送給你——時間不能

分離開，

她 命運已經把我送給你——時間不能

分離開，

他 那些被愛永遠地束縛着的人們，

她 那些被愛永遠地束縛着的人們，

他 我夢中的愛人真的降臨，

她 我夢中的愛人真的降臨，

同 我夢中的愛人真的降臨，

我夢中的愛人真的降臨，

我夢中的愛人真的降臨。

（湯姆喬利上，他是一個滑稽角色，普通水手的服裝。）

（亞達（婢女）隨湯姆上，取牛乳的下

女服裝。）

湯姆 如果我做母牛叫——你可吻我？

亞達 （大笑）也許。

湯姆 呸——呸。（他試着要吻她）

亞達 不，不！我怕公牛。

湯姆 如果做羊叫呢？

亞達 誰知道！

湯姆 咩，咩，咩——

亞達 不，不——一點兒也不好。

湯姆 我唱歌。航海，航海，航過大海！

亞達 現在我得吻你了。我愛笨驢！

鄉村戲遊

詩句

亞達 水手們真勇敢，

這末冷的去航海。

湯姆 我很同意，

我很同意，

在風狂的海洋中我會昏迷，

我只有唉呵唉呵的睡眠。

亞達 現在我厭倦市鎮，

同時我又願臂上挽着乳桶來住下

市鎮。

湯姆 我覺得害怕，

一個倫敦婢女不知道卵是怎末生

下。

亞達 我找到一隻母牛

取滿了一桶牛乳，

湯姆 我刈割了種植

也許把牛來取乳。

兩人
你得贊同

那是真正鄉村的高崇，

如果你與我同住在村中。

同唱

兩人
啊，鄉村的戲遊，

雞在啼，

牛在吼，

火雞咯咯地在走；

這真是震駭的農村。

亞達
好像小雞叫，

我失掉我的羊羣，

什末地方也找不到。

湯姆
我應該槍斃，

因為我忘記了

誘動雄馬與雌馬會面。

兩人
誰教金絲雀

飛出了那牛乳棚？

亞達
啾，啾，啾，

湯姆
索，索，索，

亞達
吡，吡，吡，

湯姆
雄雞篤篤篤篤的叫！

兩人
啊，親愛的，還不是靜的農村，

夸，夸，夸，夸。

一切鄉村的戲遊。

湯姆 告訴我一些事情，亞達。

亞達 什末？

湯姆 你不是取牛乳的下女，是嗎？

亞達 好問先生。

湯姆 你是什末？

亞達 (致敬) 公主美拉白麗的侍女。

(美拉白麗上，站在後面，他倆沒有看

見)

湯姆 公主那末，他的賭東道總會得勝了。

亞達 誰賭什末東道？

湯姆 海軍少佐愛德加。船上的長官們都

和他賭東道，說他不能得到公主美

拉白麗的手。他說自己要和她結婚，

不管她是否如罪惡那末的醜；他需

要金錢。

(愛德加上)

愛德加 你在這兒幹什末，湯姆？

湯姆 農事！(笑)

美拉白麗 停止！

(全體歌唱隊上)

終曲

歌唱隊 什末——什末事情，這兒？

美拉白麗 和善的朋友們，你們聽到了我

的招呼，

所以我要多謝你們，

因為你們在這兒多言，

我的心兒已被昏迷。

愛德加 啊，不——不是如此。

你在這兒散播了什末樣的傻話。

這會輕賤了你那傷害了的驕傲，

我在恐怕。

歌唱隊 他是誰，

這可明顯地看出，

他似乎知道她很清楚。

這個人是誰？

誰敢冒犯了

公主美拉白麗？

美拉白麗 你對我說謊對我欺騙。

亞達 太太，別讓他看穿了

你的可憐的心兒在碎。

愛德加 未來之先是什末，

你弄錯了真正的愛情。

最後同唱舞曲

我一生在做夢，

現在我的夢必須死亡。

我覺得一曲驚醒在我的心房，

現在那曲調已被遺忘。

你的誓言卑賤，

我們的愛情是說謊。

你殘酷地欺騙了我，

而我所有要對你說的是……

(舞臺監督上，舉手呼靜。)

舞臺監督 諸位——馬弗京已經得救了。

(馬弗京乃英領南非洲 Bechuana-

land的都邑——譯者)

(包廂裏的金妮發出一聲安慰的呼
叫。)

(舞臺上的演員們瘋狂地歡呼着，燈
暗。)

(在黑暗中聽到歡呼聲。燈亮，我們可
以看見觀衆正在歡呼，揮舞着帽子和手
帕，戲單在擁擠着的看樓上飛蕩着。有些
觀衆挽着手兒在唱「昔日。」燈
暗。)

第五景

午五時。

燈亮，廚子在鐵爐前烘麵包。

人物：
施南伯夫人

施南伯夫人（愛倫的母親）坐在搖

廚子

車旁的椅上，搖車裏臥着嬰孩花妮

安尼

（觀衆看不見。）

愛倫

（安尼，洗碗碟的下女，張開嘴站着，顯

白利琪司

然是很興奮的狀態，不時徒然地觸着

馬車夫

桌子。）

佈景：

倫敦住宅的廚房。這是一間典型的

廚子 這兒來，安尼，拿一下這個叉子，不然

地下層廚房。後有一門二窗，門外一梯。另

我得叫救火隊來救我的臉兒。

一門通樓上，一小門通碗碟洗藏處。

（安尼握叉）

時間：一九〇一年正月廿一日，星期一，下

（廚子用她的飯單來扇涼）

施南伯夫人 有一次我知道一個女人，當

她烘麵包的時候，她的前髮着了火了。在

你還沒有數完十個，整個房子都起火。

如果沒有那個寶石的胸針，他們都不能

認識她的屍首呢。

廚子 他們得知道她是誰呀。（走向搖車）

怎樣的一位貴婦人——誰有一個如此

可愛的女孩，喂！別烘燒了那個麵包，安尼。

（她的舌頭向花妮作啞嗒聲）你的爸

回家了，小鴨子，又平安又健壯。（她唱歌

以娛花妮）又平安又健壯，又平安又健

壯。

施南伯夫人 我就只希望他又平安又健

壯，我想一定的。

廚子 電報上說他又平安又健壯。

施南伯夫人 也許那是說謊來和緩愛倫

的感情的。

廚子 你是快活的，我得說。

施南伯夫人 在我當小孩子的時候，我丈

夫的朋友突然從克里米亞回來，一隻腿

也沒有了。

（安尼在烘着麵包，從鼻孔裏發出笑聲

來）

廚子 停啦，安尼——現在看你幹了些什

末——再切一片，快，他們一會兒就來了。

施南伯夫人（我希望愛倫不會在車站裏

儘嚷，那會使得她的鼻子漲得很紅。

廚子 亞爾弗萊看見她準很快活的，他不

關心她的鼻子是紅的或是藍的。來，安尼，

快些。

安尼 都在這兒。

廚子 這兒來，快拿那絲帶結的玫瑰花給

小孩子。（她跑向碗碟櫥取來一朵紅白

藍三色的絲帶結成的玫瑰花）你把牠

扣在她的身上，施南伯夫人，我要整理我

的頭髮。

安尼（向窗口）他們坐着馬車來了。啊！

（廚房裏充滿了緊張與興奮的空氣，當

愛倫與白利琪司的腳腿出現在梯上的

時候）

（馬車夫跟在後面，拿着白利琪司的小

提琴袋。這是在舟車中解悶用的。）

（白利琪司先上，體頗健壯。）

白利琪司（進來）你去安置馬車，愛倫，

我要看看我的可愛的小鴨子。嘿囉，廚子

——嘿囉，媽——我的小孩子在那兒？

（他吻廚子與施南伯夫人，於是伸頭到

搖車裏去。）

哈囉花妮。咕，你沒有長大起來嗎？媽，你沒有養大她一半。（他作着愉快的唻唻聲，用指頭觸着小孩子。）看，她笑了——她知道她的爸爸。

（他再伸頭進去心愛地吻她）

（愛倫得意地愉快地進來）

愛倫 我以為火車不會到了——我等了整整一個鐘頭——所有的人都在嚷着。這兒來，亞爾弗萊，把你的大頭伸出搖車來，她怕。

白利琪司 （把頭縮回）她知道我，那即是說——她知道她的老爸爸。看她那個

絲帶結成的玫瑰花，就像我的眼睛那末好看。（轉身看安尼）她是誰？我們還沒有會過面。

愛倫 她是安尼。

安尼 （笑）歡迎你回家，白利琪司先生。

（安尼與白利琪司握手）

白利琪司 （用手臂挽住施南伯夫人）好，媽，一切事情怎末樣？

施南伯夫人 我不必多說。

白利琪司 我不這末想。我對你很驚奇。

施南伯夫人 什末？

白利琪司 愛倫知道；我在馬車裏告訴過

她。告訴她吧！愛倫。

愛倫 不，你說下去。

白利琪司 唔，你知道我在信裏說到一個

小孩子叫斯馬特——黑勃脫斯馬特的。

廚子 是的。愛倫把你所寫的信都念得很響。

白利琪司 不都念得很響吧，我希望。

愛倫 說下去，別讓你自己說別的。

白利琪司 好，黑勃脫斯馬特有一家飯店，

他是住在非洲的，我便從他那兒把牠廉價買了過來，懂嗎？直到一年以後才付了價。我們老要隨處有我們自己的人，你能

來和我們在一塊兒住，媽——這是怎末

合宜呀？

施南伯夫人 一家飯店——可是一家適

宜的飯店？

白利琪司 都在乎你怎末幹，媽，你知道，當

你有了兩家你是怎末樣。

施南伯夫人 （冷笑）啊，亞爾弗萊，你怎

末能夠呢？

白利琪司 好，你以為如何？

施南伯夫人 （情不自禁）啊，親愛的，我不能相信，不再一個人住了——啊，親愛的！

白利琪司 快活起來吧，媽。來，這兒有一杯

茶。不是沒有事情叫了。讓我們大家來用茶吧，看在上帝的份上。來，廚子，我的老少女——你是怎樣的像一位咖啡店侍女呀，喂？

（他們都坐下用茶，一頓豐富的茶，有蛋有蝦。每人都立刻談着。）

（突然，外面賣報小孩的叫聲打斷了他們的談話。）

白利琪司 他叫什麼？

廚子 （給安尼半個辨士）安尼，去買一張來，快些。

（安尼從梯上跑出去）

（廚房中靜默）

白利琪司 外面幹什麼？什麼事情？

愛倫 不關我們的事。

廚子 愛倫，你怎末能夠這樣說——關係整個國家的。

（安尼帶着報紙噹啞地進來）

（白利琪司向安尼取報來讀）

白利琪司 （讀）唉！女皇——報上說她死了！

施南伯夫人 現在——我這樣告訴你。

廚子 （取報）讓我們看一下。

安尼 她很老了，不是嗎？

廚子 靜些，安尼。那有什末關係？

安尼 唔，我沒有看見過她。

白利琪司 幾年前我看見過她——有一

次騎過勃克治路。咕！沒有女皇，英國就似
乎沒有趣味了！

(燈暗)

第六景

人物：

羅勃

金妮

馬茄萊

愛地司

愛德華

喬夷

佈景：

康辛敦的公園。臺後有一排高的鐵
柵，觀衆能透過鐵柵看見樹木，坐位，人與

狗。

時間：一九〇一年正月廿七日，星期日中

午。
在這一景裏沒有對話。每人都穿黑衣，慢
慢地走着，似乎無窮地意識着國家的悲
哀。甚至於小孩子也穿上黑衣，有一位婦
人帶一隻大的棕色狗，在牠的頸圈下打

上一個黑色大領結。

羅勃與金妮從左面慢慢地踱來，後面跟

着愛德華與喬夷。

馬茄萊哈利司與愛地司從右面走來。他

們在臺中相遇，輕柔地談一會話，於是分

開各走各的路。

燈暗。

第七景

人物：
金妮

馬茄萊

愛德華

喬夷

愛地司

愛倫

白利琪司

廚子

安尼

佈景：
倫敦住宅的客廳

時間：一九〇一年二月二日，星期六中午。

燈亮，孩子愛德華，喬夷，與愛地司均着黑衣，出現在窗外洋臺上。

馬茄萊與金妮坐在沙發上。

馬茄萊與金妮身旁有一小桌，桌上有熱

可與餅乾。

喬夷 (在洋臺上) 媽，媽，有一個警察騎

在可愛的白馬上！

金妮 別跳，好寶寶，別跳得發熱，別興奮。愛

德華，守着喬夷，讓他靜些。

愛德華 好的，媽。

金妮 再喝些可可，馬茄萊？

馬茄萊 不，謝謝你，親愛的。

金妮 我覺得沒趣，憂愁，她的死似乎是我

個人的愁苦。奇怪，是嗎？

馬茄萊 我想每個人都是這樣的。(她起

身走至窗前) 那許多羣衆；他們忍耐地

靜靜地等待許久了。他們沒有一點兒聲響。

喬夷 (跑進來) 媽，我能當一個警察嗎？

金妮 也許，好寶貝——如果你是好的。

喬夷 所有警察都是好的嗎？

金妮 是的，親愛的，像黃金那末好。

喬夷 爲什末女皇維多利亞會死的，媽？

金妮 因爲她是一位很老的太太，而且很

疲困了。

喬夷 我可能再有一塊餅乾嗎？

金妮 你不能再吃任何小點了。

喬夷 我要餅乾。

金妮（微笑）好——一小塊帶一些去

與愛德華和愛地司。

喬夷 謝謝你，媽。

（喬夷帶着餅乾跑上洋臺）

馬茄萊 你該怎樣的驕傲呀，金妮。所有你

的困苦都過去了——羅勃回家了，傑姆

也回家了。羅勃得了維多利亞十字章。

金妮 傑姆也該得維多利亞十字章。那許

多可怕的月份。

愛德華（跑進來）他們來了！他們來了！

快——快！

金妮（起立）跑去喊愛倫白利琪司和

廚子。

（愛德華急奔出屋）

（喬夷跑進來）

喬夷 媽，請你出來。我掉下一塊餅乾了，我

不能拿住牠——愛德華推了我。

（金妮出去看一下）

（窗下聲音瞭然可聞）

金妮（斜倚着）我很抱歉，那是偶然的事。

事。

（聲音囁嚅着什末事）

他不是拋了牠——他是掉了牠下去的。

那是偶然的事。（她再進來）喬夷，你是

故意拋了牠的嗎？

（喬夷搖搖他的頭）

你真是一個頑皮的孩子，最好不讓你去看出殯。

（愛地司進來）

（隨着愛地司進來的是愛德華，愛倫，白

利琪司，廚子，和安尼，都穿得很漂亮。）

愛德華 媽，爸馳在前面還是後面？

金妮 前面，我想。廚子，你最好到此地來，安

尼，你也來。愛倫，站在他們後面看，你願嗎？

白利琪司，你不穿大衣嗎？天氣很冷呀。

白利琪司 我很好，謝謝你，太太。暖和得像

烘熱的麵包似的。

愛德華 （在洋臺上）他們來了——快，

媽！

（每個人都擁上兩個洋臺）

（死的靜寂，接着遠遠地聽到嚴肅的死之進行曲。當行列近來的時候，孩子們興奮地跳躍着。）

喬夷 （突然地）看看——那是爸爸——

那是爸爸！

金妮 噓！喬夷，肅靜——肅靜。（行列繼續

着。突然地，一種歡呼從那即將退散的羣

衆中爆烈開來。）

那是羅勃脫司公爵。他舉手停止他們歡呼。

喬夷 那可是步兵，媽——那可是步兵？

愛德華 瞧瞧——只有一個胳膊的基法

特。喔，媽，瞧瞧——

金妮 噓，喬夷，愛德華，現在絕對要靜些

——注意，像爸所指示你的。

（孩子們兩手垂直肅靜地站着）

（白利琪司兩手垂直，肅靜地站在另一

洋臺上。）

（樂聲增大，隊伍直接經過他們的下面。

隊伍過去，廚子流淚。）

金妮 五位國王騎在她的後面。

喬夷 媽，她一定是一位很小的太太。

（燈暗）

第八景

人物：
羅勃

金妮

屈脫公爵夫人

總管

佈景：
倫敦住宅的巍峨的樓梯。梯頭位於

臺後。下降的梯級是看不見的。在梯牆後面的柱子間，能看見裝飾頗為華麗的舞

廳。廳內管弦樂隊正在演奏當時流行的圓舞樂，人們正在跳舞。舞羣在旋轉。

時間：一九〇三年五月十四日，星期四下午十一時。

燈亮，一種典型的愛特瓦式舞蹈的全光耀，如果可能的話，將爆發在觀衆的眼前。在樓梯的左右，一個有欄杆的洋臺引向舞廳的入口，入口處有一用人站着分送節目單與客人。

屈脫公爵夫人立近於梯頭。

近屈脫公爵夫人身旁站着總管，他以高

聲報告客到。

聽到恆常的輕輕的談話聲與樂聲，但是遮過了牠可以聽到客人的名字，當總管報告的時候。當日偉大的美婦人都一個一個的來，或者有時由人護送着來。公爵夫人迎接着她們進舞廳。最後，總管報告：

『羅勃先生和馬利奧特太太』

羅勃與金妮出現，羅勃裝飾得很完美，金妮穿一件精巧的舞衣。當他們被主人迎進的時候：

燈暗，幕下。

(第一部完)

第二部

第一景

人物：

金妮

愛德華（十八歲）

愛倫

花妮（七歲）

施南伯夫人

佐治

花羅

白利琪司

佈景：倫敦酒店的茶室

時間：一九〇六年六月十六日，星期六下午

五時。

幕啓時，高酪剛過。圍桌而坐者乃金妮，愛德華，施南伯夫人，花羅以及佐治格林喬。花羅與佐治均服裝入時。愛倫坐鋼琴前，以背向室。花妮（七歲）正在跳舞，舞畢，每人鼓掌讚美。

金妮 她跳得美極了，愛倫來，可愛的。

（花妮走向她）

當你是嬰孩的時候，我就知道你了。

花羅 她生成是一個跳舞家，如果你問我

——有高才，高。

愛倫 (離開鋼琴) 她真的很愛跳舞。每

天她都跳着。

施南伯夫人 我能再送你一杯嗎，太太？

金妮 不，謝謝你，我們一會兒就得走了。

花羅 (向愛德華) 霍克斯福特怎末樣，

當你離開那兒的時候，馬利奧特先生？

愛德華 很好。

花羅 我自己沒有到過那兒，但是，佐治，你

有到過那兒嗎？

佐治 哦，是的，好地方，奧克斯福特。很古代

的——你可懂得我的意思？

愛倫 我很快活，聽說主人羅勃先生身體

很好。

金妮 他很抱歉，不能來；但是你是知道的，

這幾天他很忙。他特別希望你和你的丈

夫記住他。聽說他有病，他會難過。

佐治 有病！亞爾弗有病！他有什末病？

(施南伯夫人用肘重重地推着佐治)

(愛倫趕快說話)

愛倫 在你和花羅還沒有來的時候，我已

經告訴過太太關於可憐的亞爾弗萊德的壞腿了。

佐治 壞腿！

施南伯夫人 (向佐治蹙眉) 是的，很壞

——他從星期日以來就陷入可怕的痛

苦裏。

佐治 他在什末地方？

愛倫 在樓上床裏。

佐治 我得上樓看他。

愛倫 現在他睡着了。

花羅 他怎末會有這意外的事呢？

施南伯夫人 (堅決地着重地) 坐自由

車，花羅。他是坐自由車倒下來的。

花羅 我不知道他有自由車。

施南伯夫人 他不會再有了。

金妮 (起立) 好，你得告訴他我們沒有

去看他是怎樣的抱歉，你願嗎？我希望馬

上就會好。來，愛德華。現在我們真的得走

了。

愛德華 (起來) 好的，媽。

愛倫 你們真和慈，太太，你們都來看我們，

還帶給花妮那個可愛的洋囡囡和許多

別的東西。花妮，來，向太太說聲再會。

(花妮作了一個不完熟的敬禮)

(金妮俯身吻花妮)

金妮 再會，花妮。(向施南伯夫人) 再會，

施南伯夫人。(她握手)再會。(她向花

羅與佐治鞠躬。)

花羅 認識了你我的確快活。

金妮 (向愛倫)再會,愛倫。再看到你,而

且你又體健幸福,這真夠快活。別忘了向

白利琪司說起我;我的丈夫和我仍然不

能同時看見你們兩個,似乎僅只昨天你

們和我們在一塊。

愛倫 我們也沒有看見你們,太太。

金妮 時間變動了許多東西,但是不能變

動老朋友,能夠嗎?

愛倫 (感情地)不,太太。哦,不,太太。

(愛德華,他已向施南伯夫人花羅與佐

治說過再會,插入說話。)

愛德華 再會,愛倫。幸運。

愛倫 再會,主人愛德華。謝謝你來——

(金妮與愛德華正將離開的時候,向街

的門被闖開。)

(白利琪司搖搖欲跌地跑進房來,亂髮

蓬鬆,未加修削,顯然地是醉酒了。)

(一剎那之恐怖的靜寂)

(白利琪司看着金妮與愛德華,同時捲

起那短褲。)

愛倫 (語音苦楚)啊,亞爾弗萊德!

白利琪司 啊！你爲什末希望把我丟開

金妮 (突然地上前握住愛倫的兩手)

施南伯夫人 亞爾弗萊德白利琪司，自己

檢點些，脫帽。

會兒再來看你。

白利琪司 (俯身向金妮鞠躬) 看到你

(金妮與愛德華出去)

我很快活，我的太太，我擔保——歡迎到

(再度靜寂)

我們的小屋子去。(他搖擺到金妮身旁)

(愛倫無望地嗚咽着)

(金妮本能地離開白利琪司)

施南伯夫人 你這粗野的醉漢！

(白利琪司搖搖不定地前進)

白利琪司 住口。你關心你的，我關心我的。

啊！我知道——驕傲和頑皮——是我們

佐治 瞧這兒，老朋友，你最好上來躺一下。

——

(他扶着白利琪司的胳膊)

愛倫 (狂熱地) 亞爾弗萊德，停止！停止！

白利琪司 (推開佐治) 離開我。你這些

勢利的傢伙——即是——你這些流血的勢利的傢伙。回家不很好，當我皮氣來的時候。啊，不——我們得瞧誰頂好。

愛倫（哀哭）啊，啊，我不能再抬起我的頭了——不能——不能——

白利琪司 誰給花妮那個洋囡囡？她的高貴的太太？

施南伯夫人（上前）你讓孩子一個人吧。

白利琪司（重重地推倒施南伯夫人到桌旁）我能夠買一個洋囡囡給自己的孩子，我不能嗎？這兒不要任何染血的佈

施。（他從花妮那兒奪來洋囡囡投入火中）

（花妮急嚷）

（花蘿突進火爐旁取出洋囡囡）

（花妮繼續急嚷）

（愛倫走向白利琪司）

（白利琪司打愛倫）

（花蘿與佐治攔住白利琪司，推出他

屋。）

（愛倫哭泣，抱花妮在手臂上。）

（施南伯夫人沈入椅中）

愛倫 她是對的——她是對的。時間變動

了許久東西——

(燈暗)

第二景

人物：
花妮

花蘿

佈景：一條倫敦馬路。酒店——店內茶室

是前景——的外部在臺後左方。一路引向臺前左方黑暗處，另一路於臺前右方轉成一角。位於中的酒店分開這兩條馬店。酒店窗前聚有許多羣衆。臺後右方更有較多的酒店。

時間：一九〇六年六月十六日，星期六下

午十時。

臺中擁有人羣與手車，均照有石油精的閃光。臺前右方另有一家酒店，由酒店中送來鋼琴聲與唱笑聲。每個人都在移動，在談話。婦人們戴着帽子，披着圍巾，提着絲袋，在貨攤前買東西。幾個水手帶着兩位打扮浮華的女子，從左方酒店中出來，旋轉到對方的酒店裏去，消滅了。一個警察從人羣中跑過，走開。一德國樂隊聚集在臺後左方，開始演奏，有效地掩蔽了三個賣水菓少年以吹奏的口琴聲。少許穿

珠白色衣服的賣水菓者開始跳舞，人羣圍繞其周，人羣從窗口喝采稱讚。救世軍隊在右方進行着奏唱讚美詩，與德國樂隊對立着。少許人羣圍住他們，開始歌唱。

花妮由左方酒店中出來，開始跳舞。

幾許人羣在笑，跳舞的人羣停止跳舞，稱讚她。一個賣水菓者上前，拿他的珠白色帽子戴在花妮頭上。

白利琪司從酒店中蹣跚而出——看花妮，企圖攔住她，但被人羣攔阻着。

白利琪司被推到臺前右方。

突然，從白利琪司剛去的地方發出一聲

叫喊，接着苦痛的呼喚。警察向出聲的方面跑去。所有人羣，包括德國樂隊在內發覺了這馬路上的意外，都汹涌開了。

人羣與德國樂隊下場。

花蘿從酒店中飛跑出來。

花蘿和人羣消滅了。

花妮對着救世軍樂隊的悽慘樂聲，在街燈所投射的光圈內繼續跳舞。

花蘿飛跑回來，敲着酒店的門。

花蘿 愛倫！愛倫！亞爾弗萊德——汽車跑

過他的身上——他死了。愛倫！愛倫！

(燈暗)

第三景

人物：

愛德華（廿一歲）

喬夷（十七歲）

梯姆陪特門

陶格拉司芬

馬里脫公爵（矮而胖）

馬利翁老里司德

倪塔萊克（鋼琴手）

可愛的玫瑰花（『美拉白麗』裏

的亞達）

康妮克勞射

台賽台逢

佈景：著名倫敦飯店的私室。臺旁有一可

坐十人的餐桌。臺前一沙發，另一沙發置

於臺後右方，還有一架正立的鋼琴。

時間：一九〇九年三月十日，星期三上午

一時。

圍桌而坐者乃愛德華（廿一歲）梯姆

陪特門，陶格拉司芬，馬利翁克里司德，倪

塔萊克，和可愛的玫瑰花。

馬里脫公爵（矮而胖）與台賽台逢坐

臺前沙發上，多少有些戀情。

喬夷（十七歲）與康妮克勞射（黃髮

碧眼白膚的胖婦人）坐臺後沙發上。

各人皆甚愉快。他們都穿着晚服。男子們

打白色領結，婦人們華麗入時。

喬夷無疑地是最年輕的，他顯現得甚為

酒醉的樣子。

玫瑰花（起立，手中一杯香檳酒）我提

議向我們的主人敬酒一杯。

每人 聽聽！

馬利翁 向我們可愛的小主人敬一小杯

可愛的酒。

玫瑰花 給我們的愛地以健康，財富和幸

福！

每人（重述）健康，財富，和幸福！愛地！

（他們碰杯）

康妮（向喬夷）這兒來坐。他們敬酒祝

你哥哥的健康。

喬夷（搖擺地起來）聽，聽——千百次

聽，聽！

（他們都唱『因為他是快樂的好人』

接下去成為高聲的演說。）

愛德華（起立）各位太太各位先生——

喬夷（高聲）快點！

愛德華 住口，喬夷。

喬夷 我不住口。康妮同意我，你不嗎，康妮？

康妮 是的，親愛的，完全同意，親愛的。住口，

親愛的。

喬夷 好的老康妮。（他坐在康妮的膝上）

愛德華 （繼續說）第一，爲了報答你們

的可愛的飲祝，我要向今夜在座的諸位

說明我那卑鄙的小弟弟喬夷。

（大笑）

喬夷 這兒——我說！

（康妮以手閉喬夷之口）

愛德華 他是一個討厭的爬行小動物，你

們知道，他本不該到這兒來，他應該住在

意敦的小屋子裏。但是，我覺得我是他的

哥哥，我應該教他怎樣做人。把他帶到這

兒來，康妮——他必須到克里考脫去受

洗禮。

康妮 他差不多已經堅信基督教了。

（康妮拉喬夷到桌旁，愛德華以香檳酒

塗其首，喬夷大聲抗辯。）

喬夷 現在我得說話。我要說話。

康妮 讓他說吧，親愛的，他有可愛的時間。

喬夷 各位太太各位先生——我時常仰

視我的哥哥愛德華。他是我所理想的一

個大氣袋，同時我趁這個機會要求康妮

和我結婚。

(大笑)

康妮 啊!他可不甜蜜嗎!

玫瑰花 你不能有康妮,喬夷,她已經結婚

了;你最好選上了我。我是一個寡婦。

(大家唱一會『快樂的寡婦』的圓舞

曲)

喬夷 可是我愛康妮。

康妮 很好,親愛的,回到沙發來,親愛的。

(她引喬夷回座)

愛德華 (向馬里脫公爵) 胖子,從角落

裏出來,你在那兒登得夠久了。

台賽 (下來) 夠久了。這使我回想到從

前那種私人馬車。(她扇她自己) 什末

人給我一杯茶。

馬利翁 (憂鬱貌) 我有一次病在私人

馬車裏。

玫瑰花 那準是可愛的,親愛的;告訴我們

吧。

馬利翁 好,那是第二百次『富羅拉陀拉』

的上演。

玫瑰花 啊,上帝,她也去的!

馬利翁 他們忽然把我放在合唱隊裏,也

沒有預演過一次,我想我的胃受了刺激。

玫瑰花 那時我和可憐的年老的勞拉馬

斯登演『美拉白麗。』

愛德華 『美拉白麗！』我去看過的。馬弗

京之夜，母親在那兒。幾個星期以後，她帶

我去看日戲。

馬利翁 帶你去！這使我記起了一些。

愛德華 現在我還記得你飾亞達——

玫瑰花 是的，我飾亞達。

馬利翁 勞拉馬斯登飾美拉白麗，米克彭

克司飾湯姆。這是怎樣的演員表呀！

梯姆 勞拉馬斯登發生了什末事？

玫瑰花 她死了。（她作飲茶姿勢）

梯姆 啊，我知道。

玫瑰花 九年前。再給我一杯茶，不然，我要

馬利翁似的在回想了。

（倪塔趨鋼琴前，開始演奏『美拉白麗』

圓舞曲）啊，別奏！

愛德華 唱，玫瑰花。

玫瑰花 我不能唱——沒有嗓子。

每人 來，玫瑰花——唱來，你是我們的老

朋友呀。

玫瑰花 我不能像勞拉那末的唱好。（她

唱圓舞曲的疊句，不時忘了一二字。）

（大家稱善）

馬利翁 那些老調子使得你回憶過去，不

嗎？

(倪塔奏『別在草地上行走』)

(女子們同唱)

(男子們沒有一個夠記得住歌詞)

胖子 奏些我們所知道的吧。

(倪塔開始『基勃小姐』裏的『瑪

麗』)

(大家合唱。他們都跳着『快樂的寡婦』

圓舞，同時奮興地唱着。)

(燈暗)

人物：

金妮

羅勃

喬夷

馬茄萊

愛倫

花妮

施南伯夫人

花蘿

佐治

第一婦人

第二婦人

喬治叔叔

第四景

田克叔叔

佈景：著名的海濱

時間：一九一〇年七月廿五日，星期一下

午六時。

遊步臺位於舞臺後，高於舞臺水平線約有十呎。台後左方有一音樂亭，與遊步台同一水平線。右方有游泳池的高牆。

有浴具，有茅屋，有平椅——總之，所有七月裏著名海濱市鎮上的用具都有。海濱擁擠着人們，有的在涉水，有的在遊戲，有一羣人叢集在露天的遊步台上聽喬治叔叔的音樂會。

音樂會共有六人：田克叔叔，鮑勃叔叔，哈里叔叔，傑姆叔叔，賈克叔叔，和喬治叔叔自己。他們都戴着草帽，穿有色運動衣，白色法蘭絨褲子。

人們不時沿着遊步台來來去去，同時倚靠欄杆俯視海濱。

幕啓，喬治叔叔正在唱着『爲雨天而拋開一些。』他非常興奮地唱完了歌，於是上前數步。

喬治叔叔 各位太太各位先生各位小朋友——我很愉快的來報告：本星期歌舞競賽的得獎者是花妮白利琪司小姐。

(大家鼓掌稱讚)

同時，我非常快活的來贈她這個美麗的獎品，作為喬治叔叔和他的愉快的伙伴的紀念品，上來，我的親愛的。

(愛倫 (衣黑服) 從前排舉起花妮)

(花妮被愛倫舉起。她穿一件白色衣服，縛着黑色腰帶。)

(喬治叔叔吻花妮，而且贈她一盒巧克力。)

(觀衆鼓掌。一少女嚷着被帶逃，顯然地是一個失敗的競賽者。)

喬治叔叔 現在，田克叔叔唱『帶我回到

約霞』來結束這個節目。

(田克叔叔起立歌唱)

(全體合唱，於喝采稱讚之後，圍繞貨攤之人羣乃散開。)

喬治叔叔及其愉快的伙伴包裹起他們的樂器，上梯到遊步台。)

(喬治叔叔及其愉快的伙伴下場)

(愛倫，花妮，施南伯夫人，花蘿，和佐治走過海濱。他們遇到馬茄菜，哈利司，金妮和喬夷。)

金妮 爲什末，那不能——愛倫——這是怎樣的驚奇呀！

(她倆握手)

愛倫 啊，太太——我沒有——幻想到你
在這兒！

金妮 馬茄菜，喬夷，你們可還記得愛倫？

馬茄菜 (握手) 當然是的——你怎樣，

愛倫？

喬夷 嘿囉，愛倫。

愛倫 你們可還記得我的母親——施南

伯夫人——和花羅與佐治？他倆夫婦是

我的表兄弟表姊妹。

金妮 是的，真的。

施南伯夫人 我的確快活。

(大家握手，恭敬地談話。)

愛倫 唔，喬夷主人，你長大了，夠做市上的
少年了！主人愛德華怎樣？

喬夷 他在此地。他和愛地司到碼頭上的
音樂會去了。他們一會兒就來的。

愛倫 (對金妮) 我接到你的信，太太，當
我的亞爾弗萊德死了的時候；寫信是你
的好意。

金妮 你的生意怎樣？

愛倫 啊，很好，真的。我積蓄了一些錢，現在
停業一個月，好給花妮休息一下。她現在
進跳舞學校。她預備上舞臺。

馬茄萊 當然，她很年輕。

施南伯夫人 她合宜演戲——無疑的合

宜演戲。

（羅勃下來到海濱去。他現在有着灰白的頭髮？
貌甚清明。）

羅勃 金妮——你在那兒——爲什末，愛

倫！（他握手）

（重新開始介紹一次）

（兩位年長婦人談着話從他們前面經過）

第一婦人 她上船去，她打扮得像一個小

孩子，所以船長認識她們。

第二婦人 她的頭髮垂在她的帽子下面。

第一婦人 我不知道她是怎末搽粉的。現在她不能戴她的帽子。

第二婦人 那是克利朋夫人。親愛的，她給我的印象已經分散了。

（她倆經過走上梯子）

（同時馬利奧特一家與愛倫離別）

愛倫 太太，再看到你真是一件可愛的事。

哈利司夫人，對你也一樣；我希望你的愛地司現在長大成一位少女，從小時候我就記住她。

（向羅勃）再會，先生——再會，喬夷主

人。

羅勃 再會，愛倫。

喬夷 再會。

金妮 你得有一天來看我們——帶花妮

一道來喝茶。

愛倫 謝謝你，太太——我喜歡再看到你的屋子。在那兒我是很快活的——

（馬利奧特一家與馬茄菜走開）

（施南伯夫人，愛倫與花妮，和站在一邊等他們的花羅與佐治會在一起。）

（集合着的樂隊演奏愉快的進行曲。）

（一個人托着一盤淡紅色的岩石走過，

嚷着）

（對話在樂聲中消沉。數孩在作追觸戲，一孩跌倒，呼嚷。突然，飛機聲起，每人皆嚷而趨下海濱，仰頭注視。樂隊急行停奏，樂師從音樂亭裏伸頭外望。人們半穿着衣服，從浴室內衝出。有數人開始歎呼——於是每人隨之而起。飛機聲漸小，樂隊再行演奏。一隊童子軍帶着不悅耳的零亂的樂隊，沿遊步台進行着。突然雷鳴，人人驚懼，開始招集他們的孩子和所有物件。天下雨了，初則細雨濛濛，繼則大雨傾盆。人們都翻起衣領來跑。少許雨傘張開，接

着多起來，直到整個海濱變成了雨傘之海。慢慢地，每個人都跑走了，音樂亭現在也顯得朦朧暗淡了。一位胖婦人獨睡在靠背椅裏，巨雷立刻驚醒了她，她掙扎着起來，但又倒落在椅子裏，椅子都給她倒壞了。）

第五景

人物：

愛德華

愛地司

佈景：

大西洋船上的甲板。這是一很小的

插景。甲板的欄杆向着觀衆。在欄杆後能

見遊步處之配光的窗子；在欄杆上能隱

約地看見救生艇的甲板，和通風器以及

半向着星星的黑烟囪。

時間：一九一二年四月十四，星期日，大約

下午七時。

愛德華着餐服，愛地司衣晚服，兩人倚着欄杆。

愛地司 大西洋太大了，不是嗎？

愛德華 太大了。

愛地司 而且太深了。

愛德華 太，太深了。

愛地司 我一點兒也不關心，你呢？

愛德華 也一點兒不關心。

愛地司 如果一個魔術家跑來向我們說：

『如果你們不能正確地數出大西洋中的每條魚兒，今天夜裏你們就會死。』那可怕嗎？

愛德華 今天夜裏我們會死。

愛地司 我說，你對死有多少注意！

愛德華 我真的不知道——我希望多多注意。

愛地司 我不相信我現在必須多多注意。你說，我們的全生命不能比現在還快活些嗎？我們能夠嗎？

愛德華 親愛的，快樂是有各種各樣的。

愛地司 這便是頂好的一種。

愛德華 （吻她）親愛的！

愛地司 別這樣，親愛的，我們別讓再有船上的人知道我們的蜜月旅行。

愛德華 爲什末蜜月旅行給他們這末多的快樂。他們大都已經忘記了蜜月旅行

是什末。

愛地司 所有蜜月旅行都如此的嗎？

愛德華 （堅決地）的確的。

愛地司 啊，愛德華——那是頗爲令人挫折的。不是嗎？我要我們的蜜月是唯一的。

愛德華 對我們是的。

愛地司 我們當小孩子的時候，演啞劇，上

動物園，作兵戲，那時你會想到我們會結

婚嗎？

愛德華 當然不會想到。

愛地司 我像小孩子一樣漂亮嗎？

愛德華 可怕！

愛地司 你也這樣，喬夷也這樣——討厭。

你時常站在反對我的一面。

愛德華 可是我們真的是互相喜歡的。

愛地司 我想我比你喜歡喬夷些，他年輕

容易管理。親愛的喬夷，舉行婚禮的時候

他是非常滑稽的，不是嗎？

愛德華 下賤的小動物！

愛地司 他沒有禮貌，我怕。

愛德華 完全沒有。

愛地司 他現在不是獻慇懃於歌女隊裏

嗎？

愛德華 慇懃，可不是快。

愛地司 唔，親愛的，你也曾在這上面用過

功夫。

愛德華 現在，愛地司——

愛地司 在和我結婚之前，你不是有些事

情嗎？

愛德華 我的光明的生活，閉嘴！

愛地司 如果我有，你得嚴敬地劃十字，你

不嗎？

愛德華 有什末？

愛地司 事情——戀愛事情——在你之

先。

愛德華 你有？

愛地司 很多。

愛德華 說謊！

愛地司 我甯可希望我有，真的。或許我必

須學些巧術來握住你，當你開始對我厭倦的時候。

愛德華 我不會，巧術或者沒有巧術。

愛地司 是的，有一天你會。你決意會；別人

常是這樣的。我們共同感覺的完滿的愛情，現在將要枯萎了，這許多年來薑餅上的鍍金消滅了。正和船上的人們一樣，我們將忘記了蜜月是什末。

愛德華 (嚴肅地) 真實地回答我一樁

事，最親愛的。你可看過薑餅上有鍍金嗎？

愛地司 沒有！

愛德華 那末全部論辯就可解決了。無論

如何，看看爸和媽；他們完全是快活而且真摯的，同時他們時常是如此的。

愛地司 他們開始就有好機會。事情不會

變得這末快，生活不會這樣變動的。

愛德華 你給我們多長的時間？

愛地司 我不知道——愛德華——（她

轉向他）我不注意。這是我們的時機

——完美的神聖的。我不怕任何事情。這

永遠是我們自己的。

（愛德華挽愛地司到他的臂膀裏，吻

她。）

愛德華 你想一杯甜美的熱葡萄酒會使

得牠更加神聖嗎？

愛地司 你沒有靈魂，親愛的，可是我很依

戀你。來——

〔愛地司拿起她的掛在欄杆上的外套，

於是他倆走開。外套本來是遮蓋着救命

圈的，當牠拿走的時候，白底黑字的“S.”

S. Tita nic’?（船名——譯者）便能

看見。〕

（燈光完全黑暗，但那幾個字仍在閃爍

着。）

（管弦樂很溫柔地悲劇地奏着「我們

的上帝更接近你們」）

第六景

人物：
金妮

羅勃

喬夷

馬茄萊

佈景：
倫敦住宅的客廳。室內黑暗，百葉窗

垂在窗前。

時間：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星期二，大約

下午十一時十六分。

室外可聞聲音。

金妮與馬茄萊均穿旅服上。

金妮開燈，室內罩有塵灰。

金妮（不禁戰慄）爲什末屋子關了一

些時候就覺得這末可怕？（她走至窗前，

推百葉窗，打開窗子。）現在好些。叫人透

不過氣來。

馬茄萊（脫下她的帽子與大衣）這真

是我從未經驗過的頂不舒服的旅行。

（喬夷跑進來，他仍舊戴着帽子穿着大

衣。）

喬夷 媽，你有異樣嗎？爸和我兩個都是跑

出來的。

馬茄萊 我有——這兒——（她掏她的

錢袋）你要多少？

喬夷 四個先令。

馬茄萊（這兒有半個刻龍（印有皇冠之

英國貨幣約值五先令——譯者）兩個

先令。

喬夷 謝謝，馬茄萊嬌母。

（喬夷再出去）

金妮 馬茄萊，幫助我把這些灰塵拿到隨

便什末地方去。明天我們得化一天功夫

來清理。

（她倆開始拭拂傢具上的灰塵）

以後我不再旅行了。去了覺得討厭，回來

更壞。

馬茄萊 即使什末事將要發生，住在倫敦

總歸是好些的。

金妮 不錯，將要發生的。我怕，現在，發生是

沒有疑義的。

馬茄萊（窺望窗外）馬路上似乎比平

常有着更多的人——他們倒底從那兒

來的？（喬夷入，這次已脫下他的帽子與

大衣了。）

喬夷 唔，是那樣！

金妮 爸在那兒？

喬夷 像發怒的老甲蟲似的在酒室裏摸

索。他說在危急的時候多喝酒是重要的。

金妮 我們也得吃些東西。我奇怪是否有

點兒東西。

喬夷 食料房裏有極冷淡的聲音。我的頭

正伸了進去，牠便唱起馬賽曲來。

金夷 必得有些餅乾或旁的東西。

(金妮急趨出室)

喬夷 (向馬茄菜) 抽烟嗎？(他給她烟

盒)

馬茄菜 (取一枝烟) 謝謝你，喬夷。

喬夷 (燃烟) 這烟是很刺激的，不是嗎？

馬茄菜 是的，我也這末想。我真的得去幫

金妮的忙。

(馬茄菜跑出去，幾乎撞着了羅勃，他正

拿着兩瓶酒和幾個酒杯進來。)

羅勃 我僅能找到白葡萄酒和紅葡萄酒，

而且紅葡萄酒在今天夜裏喝是太利害

了。我們得喝他們自己的定罪的酒來願

德意志的滅亡。

喬夷 我頗喜歡德意志，你不嗎，爸？

羅勃 非常不喜歡。把桌上這些東西取下，

幫我把酒瓶打開。

喬夷 (照做) 拿螺螄鑽來嗎？

羅勃 在我的左邊衣袋裏。

(喬夷取螺螄鑽。)

(羅勃放酒瓶與酒杯於桌上。)

喬夷 (以螺螄鑽開瓶塞) 如果戰爭起來, 你想會支持多久?

羅勃 三個月, 在英國以外。

喬夷 我以為我們會打勝仗, 我們不會嗎?

羅勃 是的——我們會打勝仗。

喬夷 (有希望地) 或許會支持六個月。

羅勃 把什末東西都拋開, 在經濟上戰爭

是非常不可能的。喬夷, 你知道戰爭損耗

錢財嗎?

喬夷 一羣惡魔, 我想。

羅勃 你說得很對。德國人不如我們能戰,

還有俄羅斯。

喬夷 好的老俄羅斯!

羅勃 還有法國, 意國, 美國。

喬夷 還有日本中國和芬蘭——啊, 上帝,

願我們在開始參戰之先, 我們已經使得

他們打敗仗。

羅勃 別傻, 喬夷。

喬夷 爸, 離開軍隊你是快活還是難過?

羅勃 絕對快活。

喬夷 你可要再回去?

羅勃 我這樣希望。

喬夷 那你將覺得怎樣?

羅勃 絕對快活。

喬夷 我想我也得在軍隊裏做些事。

羅勃 你要嗎？

喬夷 可怕。

羅勃 爲什麼？

喬夷 我不知道。那是——那是一種興奮，

不是嗎？

羅勃 是的，可是你別希望過高，喬夷——

當兵是須要很多訓練的。準教你沒有當多久，一切希望便都會消失了。

喬夷 我希望愛德華如果沒有淹死，我們便可一同動身去了。

羅勃 （微停之後）別太衝動太愛國了，

喬夷。想想你的母親，也想想我，你是我倆留下的所有了。

（羅勃突然放下他手裏的酒瓶，走上窗外的洋台。）

（喬夷站着思索地注視羅勃。）

（金妮手托淺盤入）

（馬茄萊手拿碟子隨金妮入）

金妮 我們找到一些燒肉餅乾和醬油，而且那個聲音並不很難看。

喬夷 （從金妮手裏取盤）我不是反對牠的形貌，我反對牠的個性。

（喬夷放盤桌上）

（賣報小孩從屋外叫過）

（羅勃從洋台上叫喚，接着急趨入室。）

（喬夷金妮與馬茄菜呆站着等待。）

（羅勃帶着報紙回來）

羅勃 我們參戰了，我的親愛的。

喬夷 （奪取報紙）讓我看——讓我看

馬茄菜 聽——聽！

（遠處傳來歡呼聲）

（馬茄菜跑到洋台上站了一會兒，於是

回轉。）

（金妮坐在一張椅子上）

金妮 很熱，可不是嗎？

喬夷 別憂愁，媽。戰爭不會支持很久的；爸

說是不可能的，是可怕的興奮。

金妮 我不是憂愁，我覺得很疲倦。

喬夷 （送一杯酒給金妮）這兒，親愛的

媽——有一杯美酒。我們真的都應該喝

酒，跑到馬路上去叫喊——

金妮 無論如何，愛德華是失了這個機會

了。至少他是死於他該快活的時候，死於

世界在他頭上爆裂以前。

羅勃 別想那些，最親愛的，那是傻的。在世

界沒有爆裂之先我們有了戰爭了。

金妮 我的世界不是很大的。

(一羣人歡笑着喝彩着從洋台下經過。有些開始唱馬賽曲，有些則唱『大不列顛統治』以淹蓋他們。)

(金妮突然站起)

金妮 喝酒慶祝戰爭，如果你們要的話。我不去。我不能大不列顛統治！給我們勝利，歡樂，和光榮！喝酒，喬夷，你還是一個小孩子，可是你夠大去打仗了。像德國人一樣的喝酒來慶祝勝利與失敗和愚笨的悲傷。但是，請把我從悲傷中脫離出來！

(金妮突然急趨出室。)

(燈暗)

第七景

在舞臺拱門上，一九一四在光中閃爍着。由一九一四變爲一九一五——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同時，兵士不斷地開拔到山上去。忽光忽暗。有時他們歡唱歌曲，有時他們吹口笛，有時他們靜靜地開拔，但是他們的足步聲是不停的。下面，他們的景像輝煌地裝飾着，強健的婦人們出現在光圈裏，唱着興奮的雄壯的歌——『星期日我和一個兵出去，』我

們不要失掉你們』等等。她們隨着一九一八而消失，兵士的景像也消失了，雖然兵士的開拔與唱歌仍能遠遠地聽到。

第八景

人物：喬夷

花妮

佈景：飯店

時間：一九一八年十月廿二日，星期二，大

約下午七時三十分。

喬夷與花妮坐桌旁，他倆正吃完晚飯。

喬夷着軍官制服。

花妮穿很時髦的服裝。她現年十九，極爲動人。

喬夷（斟香檳於花妮杯中）再喝一點兒。

花妮 親愛的，我會醉的。你要不要我第一

次就醉倒？

喬夷 你愛我多少？

花妮 親愛的，我們早就相愛了。

喬夷 你打電報到多維去給我嗎？

花妮 當然打給你。我答應，我不會嗎？

喬夷 可是你一上舞臺，什末都變了，你會

忘記的。

花妮 我差瑪琦送去。

喬夷 親愛的老瑪琦。代我對她說聲再會，

你肯嗎？

花妮 我化裝的時候，你不來和我談話嗎？

喬夷 不，我答應回家去，媽在等我。

花妮 現在我得送給你了。

喬夷 什末？

花妮 一點小東西，我預備着給你的。

喬夷 啊，花妮——什末東西？

花妮 等一下，親愛的。在我的手袋裏面。

(她從手袋中掏出一小包東西。)

這兒——有着我的愛情。

喬夷 (打開牠) 啊，可愛的。

花妮 真的沒有什末。不過是我倆嬉遊的

一點小小紀念品。

喬夷 你真是可愛的寵兒！

花妮 (向喬夷取物) 這兒，呆子，你失掉

全部的要點了。在這兒開的。

(花妮打開這個小金盒，露出她自己的

小照片。)

喬夷 (取照片) 時常和我在一塊，直到

我的末日。

花妮 你不需要牠那末長久。

喬夷 我差不多希望我不要這末的敬愛

你。這使得我回來是會更壞的。

花妮 我將可怕地失掉你。

喬夷 那是笑話，不是嗎？

花妮 可愛的。

喬夷 你別悲哀——有一點兒悲哀嗎？

花妮 沒有一刻悲哀。

喬夷 你是怎樣的驚奇呀！我懷疑，你可當

真在內心的深處愛我嗎？

花妮 是的，我這末想。

喬夷 夠和我結婚嗎？

花妮 是的，可是我不

喬夷 爲什末不？

花妮 太困難了。我倆不能愉快的結婚。你

的母親不喜歡。

喬夷 她喜歡的。

花妮 現在我們別談牠吧。讓我們等待你

回來。

喬夷 很好的。

(靜默片刻)

(花妮的手伸過桌去握着喬夷的手。)

花妮 聽，親愛的。我愛你，同時你愛我。現在

我得去了，不然便會遲了，而且你也得走

了，可是我不說再會。我倆玩了一場遊戲，

大大的遊戲，可是我要你別忘了我，這便

是我送你小金盒的原因。請你寶藏在你的身旁，喬夷——可愛的喬夷。

（花妮去）

（燈暗）

第九景

人物：
金妮

喬夷

佈景：火車站。因為空氣的侵入，火車站罩霧而朦朧不明。軋票處能隱約看見，過軋票處是火車的背面，正在軋票處之上，一燈向下照耀，部分地照明着一個肥胖的

腳夫。右面乃空的月台，但有幾許乘客以及數位紅十字會的巡視員與看護婦在走動。在左面的軋票處，有一羣人，大部分是的婦女，在圍着——偶爾火車上的門打開而一線之光投射到月台上。

時間：一九一八年十月廿二日，星期二，大約下午十一時。

一羣兵士從左面上來，佩帶着全部軍需品。他們被一些婦女們所歡敬着。未幾一軍官入，在他們說完再會之後，軍官即命其列隊入月台，在這兒能夠看到他們上車。

金妮與喬夷自左上。

喬夷 (喘息地) 呀! 我想我們連歎氣都

要失掉了, 可不是, 媽?

金妮 是的。

喬夷 親愛的, 沒有多的時間來多說再會

了。

金妮 我知道。我愉快, 真的——你不愉快

嗎?

喬夷 是的。我不知道說什末。

金妮 現在我差不多是忍心的, 這是常有

的事。

喬夷 最親愛的媽, 你很奇怪, 你從來不煩

擾的。

金妮 別對我太親熱了, 喬夷, 我不願不愛

你, 我不願舉止急躁。

喬夷 你不能舉止急躁。

金妮 怎末滑稽呀! 你知道好多年前羅勃

對我說過的。我必須是緩慢的, 而且不可

想像的如此沉默。那是婆奧戰爭 (Boer

war 乃一八八〇年南非 Transvaal 共

和國與英國間所起的戰爭——譯者。)

這次是很不同的。

(哨子聲起)

(喬夷以臂挽金妮)

喬夷 再會，親愛的。

金妮 再會，親愛的——自己珍重。

（喬夷跑過軌票處，跳上火車——火車

正在開始移動。）

（金妮站燈下看着他）

（在軌票處的二三婦人放聲大哭，火車

裏的有些兵開始唱歌。一個大的蒸汽火

車頭慢慢地停在右手的月台。紅十字會

的巡視員幾乎立刻就開始帶昇床上的

傷兵走出月台。）

（金妮站着望他們，她的臉部完全缺乏

表情了。接着，他的顫抖的手從錢袋裏取

出一支香煙來燃着。）

（燈暗）

第十景

人物：
金妮

愛倫

格萊甜絲（客廳侍女）

佈景：
倫敦住宅的客廳。客內裝飾因年久

而稍有變遷，但不甚顯著，看起來與平時

頗多相同。

時間：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星期一，

大約上午十一時。

當燈光照明時，一客廳侍女引愛倫入室。

愛倫顯見隨時日而改變了。她裝扮得很好，差不多很時髦。

格萊甜絲 太太一下子就下來，太太。

愛倫 謝謝。

(格萊甜絲出去)

(愛倫在室中踱着。桌上有愛德華與喬夷的照片。她看着他倆嘆氣。)

(金妮入，衣旅服。)

金妮 格萊甜絲說是白利琪司太太，可是不相信是你。

愛倫 我正在想着我要喊你。實在，這是頗

爲重要的。

金妮 請坐。再看見你，我快活。

愛倫 謝謝(坐下)

金妮 花妮好嗎?

愛倫 啊，很好!你知道，她現在在演『越過

月亮。』

金妮 是的。前幾夜我去看過。她美麗，我覺得知道她是很可驕傲的。

愛倫 就是爲了她我來看你，真的。

金妮 啊!好?

愛倫 這是——這是——啊——頗爲困難的。

金妮 什末，到底是什末事？

愛倫 關於她和主人——她和喬夷。

金妮 喬夷？

愛倫 是的。他們已經——唔——啊——

坦白的說吧，你可懂得我說的，他們已經有了關係。

金妮 我的喬夷？

愛倫 是的——你的喬夷。在最後兩天假

期內，他化了大部分時間和花妮在一塊。

金妮 (慢慢地) 啊，我知道。

愛倫 關於這樁事我本不該來看你，不過

我想花妮爲了這樁事煩亂，而且現在戰

爭過去了——就是說，或許差不多過去

了——他就要回家來——我想——

金妮 (冷淡地) 你想什末？

愛倫 唔，我想他倆個應該結婚。

金妮 花妮要和他結婚嗎？

愛倫 不——啊——不的確。那是——我

沒有對她談起這個。她不曉得我知道。

金妮 你怎末知道？

愛倫 我接到他一封信——

金妮 你看了嗎？

愛倫 是的——在這兒。我已經帶了來。

(她忙亂地在手袋裏尋摸)

金妮 我不希望看，謝謝你。

愛倫 我帶來僅只因爲——

金妮 (急促地截斷愛倫的話)

花妮 沒有什末困難嗎？

愛倫 啊，不。沒有困難。

金妮 (立起) 我想我們最好等喬夷回來。他和花妮能夠決定他們希望做的事。

愛倫 (也起立) 我——不是麻煩你。

金妮 我一點也不麻煩。

愛倫 這樁事放在我的心裏——牠煩惱

我到死。

金妮 我想你應該先對花妮說，而後到我

這兒來。我不干涉我孩子的事情。

愛倫 唔，真的，我很抱歉。

金妮 請別再談論牠吧。再會，愛倫。

愛倫 我想，你是以爲我的女兒不夠資格和你的兒子結婚；如果是這樣，你一定是大大的錯了。花妮是到處被人歡迎的，她知道所有頂好的人。

金妮 那對她是怎樣好呀，我希望我知道。

愛倫 事情不是老是原來那樣的，你知道

——牠是完全變動的。

金妮 是的，我知道。

愛倫 花妮現在是立在樹頂上面；她有頂

驚奇的貢獻。

金妮 啊，愛倫

愛倫 什末事？

金妮 我非常抱歉。

愛倫 我不知道你是什末意思。

金妮 是的，你知道——內心，你必須。什末

東西似乎從我們中間跑走了，而且我也不能確定我喜歡什末留下來。再會，愛倫。

（格萊甜絲持電報入）

（金妮取電報）

原諒我，你肯嗎？（她拆電報來讀，接着用死的聲音說。）沒有回信，格萊甜絲。

格萊甜絲 （興奮地）什末都沒有了，我

的太太——十一點鐘了——爆聲都沒有了。

金妮 謝謝你，格萊甜絲，得啦。

格萊甜絲 是的，我的太太。

（格萊甜絲出去）

（金妮站着握住電報，微微地傾倚着。）

愛倫 什末？什末事情發生啊，我的上帝！

金妮 你不必再為花妮和喬夷煩惱，愛倫。

他畢竟不能回來了，因為他死了（她身體捲縮着，接着昏倒在地。）

（遠處尙能聽到爆聲，人們在歡呼。）

(燈暗)

第十一景

人物：金妮

佈景：特拉法加街

時間：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星期一，
下午十一時。

金妮出現在台前的光圈裏。他的帽推在一邊，她的衣服散亂，而且她的手袋廣開着掛在手臂上。她的頸與帽上盤纏着五彩的紙帶。她的左手握着繪畫的大的木製響器，右手裏有一能發尖銳聲的紅白

藍三色紙具。她的臉死灰色，完全缺乏表情。
燈亮。

金妮幽靈似的穿過密密的歡呼喝彩的人羣。他們推她，擠她。一個人吹一個發尖銳叫聲的長紙舌到她的臉上。有坐着人的摩托車，有一二部自動車，有二輪馬車，都平均地裝負着叫喊的仁愛。牠們蝸牛似的在移動。

金妮最後走到臺後中間的燈柱下。她站在那兒狂野地歡呼，不時舞動響器，吹那發叫聲的紙具。但是完全不能聽到，因為

絃樂隊正在用全力演奏『希望與光榮之地。』

(第二部完)

第三部

第一景

人物：

羅勃

金妮

馬茄萊

佈景：
倫敦住宅的客廳

時間：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卅一日，星期四，
下午十一時四十五分。

馬茄萊與金妮二老婦人坐火爐旁。馬茄

萊裝扮得很好，頭髮染色。金妮的頭髮白了。馬茄萊衣有色晚服，金妮則穿黑衣，

馬茄萊 我確信他是我從未見過的頂奇怪的人。我沒有給旁的醫生看過。他有頂驚奇的妙技——他完全醫好了我，無論如何旅館是神聖的。真的，那真是水治療院，謝謝上帝，雖然不是英國的意思。你喜歡吃什末就吃什末，喜歡幹什末就幹什末——

金妮 你喜歡什末？

馬茄萊 （笑）自我享樂。

金妮 你幹嗎？

馬茄萊 我一定幹。

金妮 好的！

馬茄萊 金妮，親愛的，你真的沒有希望。

金妮 我拒絕人家推撞我，馬茄萊。我原來

是完全舒服的，沒有旅行到歐洲大陸去

醫治我未得的疾病。

馬茄萊 你怎末知道你沒有得到病呢？

金妮 因為我健康活潑，像馬一樣的強壯。

羅勃也如此。我們久留世上叫人討厭，這

便是我們唯一的錯過。

馬茄萊 我沒有看見誰坐着等死。

金妮 我並不等待任何事情，我有很好的

時間。你並不是唯一的自我享樂者。我也到歌劇場，到戲院，到動物園，而且，我得說，我覺得動物園是最有趣味的。

馬茄萊 最親愛的金妮——你真是奇怪！

（羅勃入。他的頭髮也白了，但他還氣強力健。）

羅勃 差不多到時候了。

馬茄萊 神明的上帝，我得走了。我不干涉

你們祝賀世界的小小禮儀。

金妮 你不會干涉——你是一位老朋友。

馬茄萊 （吻金妮）那很好，金妮，可是我

同樣的得走。我答應十一點三十分必須

到大使館。晚安，親愛的。晚安，羅勃。不要送我下來——有車在外面，可不是嗎。

羅勃 是的，等得很久了。

馬茄萊 祝你倆新年快樂。別忘了星期四

上我這兒來吃晚飯。

羅勃 晚安，馬茄萊——祝你新年快樂。

(馬茄萊出去)

(羅勃走近金妮)

法蘭克林拿香檳來了沒有？

金妮 拿來了，在桌旁。

羅勃 好的！

金妮 唔，羅勃——在這兒我們再來一次。

羅勃 我相信你在心裏笑我——因為我每年的感傷的爆發。

金妮 不，親愛的，我不是笑你。

羅勃 又是一年，在我們的後面。

金妮 又是一年，在我們的前面。

羅勃 你是什末意思？

金妮 啊，不——什末東西都過去了——

甚至時間。

羅勃 這似乎不可信，可不是這兒我們是

在同樣的房間裏面。

金妮 是的。我討厭牠好幾年了。

羅勃 你要搬家嗎？

金妮 當然不。

羅勃 我們可以買些新的窗帷。

金妮 我們有，親愛的。

羅勃 好上帝，我們有的！我不曾注意到。

金妮 掛上去才一個星期。

羅勃 很好看。

金妮 親愛的羅勃。（她輕輕地拍着羅勃的手）誰是你今天夜裏要祝賀的？——

我希望有些快樂的新奇的事情。

羅勃 正是我們的老朋友——前途。英國的前途。

金妮 是開始的時候了——香檳，快！

（羅勃從桶裏取出一瓶香檳酒，搖着

牠。）

（金妮打開窗子。）

羅勃 我不能打開這個討厭東西。

金妮 讓我試試瞧。

羅勃 （給她）那兒！

（金妮握杯）

（羅勃斟酒）

（同時鐘樂聲與號笛聲開始在屋外響

着）

金妮 我的親愛的，我首先喝杯酒祝賀你。

願永遠忠誠相愛。（她喝酒）現在，讓我

們把英國的未來和英國的過去連繫着。
光榮和勝利過去了，悲哀也過去了。讓我們
們喝酒祝賀我們的模範的兒子，祝賀我
們的跟他們一同死去的心。讓我們喝酒
祝賀那勇敢的精神，這種精神從邪異的
地獄裏造出新奇的天堂。讓我們喝酒祝
賀我們很愛的祖國有一天再得到尊嚴，
偉大與和平。

（她倆舉杯歡飲）

（燈暗）

第二景

人物：

羅勃

金妮

花妮

馬茄萊

愛倫

全體樂隊

佈景：
夜會

時間：晚間——一九三〇年。

此景以夜會開始，花妮正坐在鋼琴上歌
唱。服裝奇異，歌唱非常不諧調。

二十世紀的苦悶

詩句

爲什末那文明的仁愛，

必須把世界弄成這樣壞？

在這瘋狂的騷擾裏，

你的美夢不能保持長久。

我們已經到達第一行——

新聞紙的第一行——每一種悲哀，

苦悶的價值卽是明天新聞的價值。

覆唱句

苦悶，二十世紀的苦悶，把我壓了下來。

誰能逃跑了那些不幸的二十世紀的
苦悶？

天上如有神明，爲什末他不破口大罵？

在這悲哀的二十世紀的騷擾之上，

在這驚奇的幻影與混亂之內，

人們似乎迷途了。

有什末值得爭取的，

愛情或者生命？

唉，唉，有一天招呼了牠。

苦悶，無所得失。

牠把我壓了下來。

苦悶，我得了那些不幸的二十世紀的

苦悶。

歌畢，人們起而跳舞——顯然地沒有什末特殊的快樂；那是普通的乏趣的舞蹈。燈光淡薄，一切的都浸在黑暗中，只看見那些跳舞的人們似乎在空中升騰着。

他們消失了，在台後留下六個穿藍色病院制服的不治的盲目者，他們正在坐着編打籃子。他們消失了，接着看到花妮唱了一會歌，看見遠遠的台前爵士樂隊狂暴地在奏樂。接着金妮與羅

勃站在台後高舉着檳香酒杯，接着愛倫坐在宏亮的無線電播音機之前，接着馬茄萊和一青年男子跳舞。這景象漸快地反復着，在黑暗中出現了光亮的記號——表示出消息來。聲音漸漸地響亮起來。蒸氣鉸釘，響亮的無線電，爵士樂隊，飛機的推進機等等，直到一般的效果是完全的混亂。

突然一切黑暗，靜默，後面一英國國旗在黑暗中閃爍着。燈光漸明，全舞臺上列有數排座位，座位站着全體樂隊。英國國旗在他們

的頭上飄揚着他們唱歌「上帝救了
國王。」

(全劇完)